

桂冠哲學叢書②

一個絕望者的希望

—沙特引論

杜小真 著 廖仁義 校閱

9.9.1922

桂冠哲學叢書②

一個絕望者的希望

—沙特引論

杜小真 著 廖仁義 校閱

桂冠哲學叢書 ②

一個絕望者的希望——沙特引論

作 者 / 杜小真

執行編輯 / 蔡淑惠

發 行 人 / 賴阿勝

出 版 /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 台北市10769新生南路三段96-4號

電 話 / (02) 3416949 · 3631407

電傳(FAX) / 886 2 3969194

郵撥帳號 / 0104579-2

登 記 證 / 局版台業字第1166號

印 刷 / 海王印刷廠

初版一刷 / 1989年8月 (印數：1~2,000)

定 價 / 新台幣100元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他大概是被人們引述得最多

而又被人們了解得最少的人

[美] L.J. 賓克萊

目 錄

緒論	1
第一章 生平和活動	11
一、我的生命是從書開始的.....	11
二、巴黎高師.....	15
三、尋求新的哲學道路.....	18
四、戰爭的創傷.....	20
五、沙特存在主義的興起.....	23
六、介入.....	26
七、「我將在希望中死去.....」.....	31
第二章 沙特早期的哲學思想——淵源與發展	35
一、黑格爾——理論先驅和精神導師.....	35
二、現象學的啟迪.....	40
三、對存在的體驗——「噁心」.....	50
四、從現象學到本體論.....	60
第三章 現象學的本體論——《存在與虛無》(1)	63
一、問題的提出.....	64
二、虛無的問題.....	71
三、自欺的問題.....	79

四、自爲的存在	84
第四章 現象學的本體論——《存在與虛無》(2)	107
一、與他人的關係	107
二、自由	132
三、以自由爲基礎的倫理觀	151
四、沙特的存在主義是論述人的實在的模棱兩可的哲學	153
五、沙特的無神論	156
第五章 「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辯證理性批判》	161
一、方法問題	163
二、人學辯證法	172
三、稀有與異化	182
四、從個人實踐到惰性實踐——沙特的歷史人學	187
第六章 沙特思想的演變——《存在與虛無》和 《辯證理性批判》的比較	203
一、仍然是個人的自由	204
二、人與物的關係	207
三、從看到做——他人	209
四、存在精神分析法——馬克思與佛洛伊德之間	211
五、沙特的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	213
第七章 沙特的存在主義文學	217
一、概說	217
二、沙特的小說	224
三、沙特的戲劇	245
四、關於《家庭白痴》	261
結束語——絕望者的希望	267

緒論

本書要評介的是沙特。

他個子矮小，貌不驚人，性情溫和，不修邊幅。而在這平凡的外表下，却跳動着一顆高貴的心。這顆心充滿着激情：解釋事物的激情，尤其是理解人們的激情。

他首先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時代的見證人。他生活在世界大事紛至沓來的年代：他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親逢震撼西方世界的經濟總危機，親逢社會主義陣營的成立，接着又是社會主義陣營分裂帶來的國際共運危機，然後是阿爾及利亞戰爭、越南戰爭……最後是1968年的「五月風暴」……他是巴黎的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他一生一刻沒有離開過他的筆，離開他的寫作，直至最後雙目失明。而他的筆是為着「入世」的，他處於變幻不定的年代，有着起伏動蕩的經歷，他首先是一個人——一個用筆入世的人。在法國當代哲學史上，很難找到一位哲學家像沙特一樣具有如此強烈的時代感，像他一樣幾十年如一日要把他的筆與人生、與動蕩的塵世結合起來。這就使得他的哲學帶有強烈的時代色彩。沙特的思想之所以一時成為法國一代人信奉的精神力量，首先是由於沙特其人的力量。

沙特是時代的見證人。沙特的存在主義是時代的產物。沙特

的哲學與西方傳統的理性思辨哲學針鋒相對，主張一種以人為中心的學說，提出處境中的人的自由的論題。他的哲學反對人只此一次存在的思想，號召人在自由選擇的行動中不斷地創造自己的存在，承擔自由的重負，對自己的行動、對整個世界負責。他的哲學號召人擺脫既定的一切，依靠與己俱生的自由去創造自身的未來，人只有依靠自己才可自救。這種哲學深深震撼了深受戰爭創傷、目睹人性橫遭踐踏的悲慘景象的戰後一代，反映了時代的精神危機，體現了一代人的歷史心境，成為許多急於擺脫現實、尋求出路的中小知識分子們的理論歸宿。

沙特還是一位作家、戲劇家、評論家。他的小說、戲劇、評論作品體現着與他的哲學相同的「人世」精神。他的哲學作品充滿着浪漫氣息，而他的文學作品則帶有深刻的哲理性。正因為如此，沙特的哲學與文學都較之單純的哲學家或文學家的作品擁有更多的讀者，這是他的存在主義之所以能夠廣泛流傳的重要原因。

從某些正統哲學家的角度來看，沙特不是真正的哲學家。然而，也許正是因此，沙特本人及其哲學更吸引人們去了解，去研究。沙特的存在主義從一開始為世人所知的時刻起就承受着各式各樣的評論：狂熱的吹捧，熱情的讚揚，嚴厲的批評，冷峻的指責、甚至是咒罵。直到1980年他逝世後，仍然是衆說紛紜、莫衷一是。我想起法國當代著名評論家讓·瑪麗·道莫納克（Jean Marie Demenach）的話：「當一些觀念被宣揚而沒有遇到什麼阻力，它們所占領的地盤是表面的。」^①相反，我們可以說，一種經受各方風雨的思想，會促使人們進行更深、更廣地思考。沙

^①讓·瑪麗·道莫納克：《現代思想探察》，色伊出版社，1981，第16頁。

特的存在主義一時引起種種論爭，這本身就說明了沙特及其存在主義的價值。

沙特的學生、摯友讓松（Francis Jeanson）說過，沙特哲學「要求人們在批評它的公式時先深入他的精神。」^②任何對沙特的批評、讚揚似乎都應首先了解、研究沙特思想的根本精神。給沙特本人貼個標簽，給沙特的哲學戴頂帽子是毫無意義的。關鍵在於弄清他的哲學產生的具體背景，他的哲學發展的來龍去脈，關鍵在於追尋這種哲學深藏的意圖，只有這樣才能得出比較客觀的、實事求是的認識。

—

20世紀的西方人面對着的是一個動蕩不定、風雲變幻的世界。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大大改變了世界的面貌，也大大改變了人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現代工業社會中的種種矛盾，連續不斷的災難與不幸使人民急於尋求解決自身面臨的一系列問題的答案。

存在主義是為着求得這些問題的答案而產生的。而它的產生是隨着宗教、傳統信仰的死亡和科學主義的死亡而來的。

無神論的深入發展是當代西方思想界帶有根本意義的大事。文藝復興時期以來，歐洲的宗教信仰業已趨於解體，多少世紀以來以至高無上權威的面貌統治着歷史與人的思想的宗教已經無可挽救地死亡。上帝實際是不存在的，這已是人人皆知的真理。不

^②讓松：《道德問題和沙特的思想》，色伊出版社，1971年，第278頁。

妨說這是上帝的第一次死亡，是不盡徹底的死亡。因為，人們還心存上帝的偶像，寄希望於理性的信仰。正是在這個時候，尼采大聲疾呼：「上帝死了」。這一聲呼喊所產生的深遠歷史影響絕不能低估，可以說它宣告了上帝的第二次死亡。關鍵不是「上帝死了」這個事實本身，而是上帝死亡造成的效果。正如陀思妥也夫斯基筆下的卡拉瑪佐夫所說：「上帝死了，一切都是許可的。」上帝之死不但意味着基督教信仰的崩潰。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傳統道德、理性的崩潰；傳統善惡法則的崩潰以及一切相當於上帝地位的信仰與權威的崩潰。尼采的召喚使人們在隨着上帝之死而發生的價值真空中看到了一種希望：一切價值都是人自己建立的，人的生活的意義應由人自己來評價。這種「價值翻轉」的思想深深地震動了現代西方人的心靈，西方人的精神生活由於這種價值重估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20世紀西方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曾經使許多人寄希望於科學主義，希望從科學中找到解決哲學問題與獲得人類幸福的方法。誠然，科學的規律與理論是嚴格的、精確的，但是它們並沒有涉及認識的根源本身：感覺和觀念。它們所達到的只是一般的和抽象的事物，只是一些事物共同的面貌。因此，科學漏掉的是人生最重要的東西：火熱的愛情，美的冥想，自由的渴望……無論怎樣精確的科學都只能獲得與其體系的預言能力可以一致起來、即與它的證明一致的真理。試想，有什麼科學能解釋活生生的、具體的人的現實存在及認識活動、又有什麼科學能够消除這世界上的苦難、邪惡和人們精神上的孤獨與痛苦呢？

兩次世界大戰的災難加劇了西方世界的雙重危機：信仰的危機和科學的危機。正如沙特所說：「必待盡兩個世紀的危機——信仰的危機、科學的危機，人類才得以收回被笛卡兒放在上帝身

上去的那種有創造力的自由，並且終於推測到作為人道主義的主要基礎的這條真理：人是這樣一種存在物，由於它的出現，才使一個世界存在。」^③現代反思的出發點就是這雙重的破產。存在主義正是在這雙重的大崩潰中看到了自由的光明，在各種幻想破滅的信仰廢墟上尋求人的存在的真諦。正因如此，存在主義得以在20世紀20年代於德國、40、50年代在法國興起發展，它順應了一種時代的趨向，迎合了一種歷史心境。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存在主義與其說是一種流派，無寧說是一股思潮。它的一些代表人物雖然被統稱為存在主義者^④，他們的觀點、理論却是各不相同的，有時甚至是衝突、對立的。然而，無論是何種類型的存在主義，都具有共同的歷史特徵與時代情感。

存在主義最根本的特點是要把人的存在——人的個體存在作為哲學研究的首要對象，存在主義是「向着人的存在顯現出來的樣子的回歸，是一種能够在嚴肅理論中迂迴的從虛空發展起來的一種情感……總之，它是一種要正視人的存在的渴求，一種要思考人的存在的有效性的渴求。」^⑤

存在主義的啟蒙先師當推丹麥的祁克果，因為他首先賦予人的存在以一種嶄新的意義：人的存在不再僅僅是「是」的同義語，而成為了一種主體性；他所以被半個多世紀以後的人們重新

^③沙特：《處境》第1集，伽利瑪出版社，1947年，第334頁。

^④確切地講，應該把那些不承認自己是存在主義者的存在主義哲學家稱作存在哲學家（如海德格等），而沙特這樣接受這個稱號的稱為存在主義哲學家。法國著名哲學家J·華爾在他的介紹存在主義的論著中把各種存在主義思潮統稱為存在哲學（參見J·華爾《存在哲學》）。

^⑤勒·塞納：《哲學入門》，1925年法文版，第228頁。

發現，還因為他描述了人生的種種體驗，指出了人之所以存在，正是因為有這種種苦痛的體驗……人們在特定的歷史境況下發現了這位生前並不引人注目的神秘主義者的學說的重要價值。正如讓·華爾（Jean Wahl）所說：「我們之所以能够認識和了解存在哲學的這些早期的預示，正是因為有過一個祁克果的緣故。」^⑥20世紀初葉，幾個俄國流亡分子（貝德葉夫、切斯托夫等）以自己親身的體驗感受到一種非理性哲學對現實人生是多麼重要，他們流亡法國，宣傳自己的思想，翻譯祁克果的著作，並隨之把德國的存在主義傳播到法國。法國着名有神論存在主義哲學家馬塞爾（Gabriel Marcel）也是在這種情況下開始潛心研究與介紹德國存在主義的，他培養了一批海德格與雅斯培哲學的研究者，也正是他在〈存在與對象性〉^⑦一文中，首次把祁克果的存在（existence）概念引入法蘭西語言之中。從此，在法國的哲學、文學甚至新聞報刊中就經常出現存在主義一詞，存在主義在40年代中期起很快發展成為在法國思想界占統治地位的哲學，法國於是成為西方存在主義發展中心。沙特在這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

—

沙特在當代存在主義者中最出名的，他的思想在一代人中

^⑥參見讓·華爾：《存在主義簡史》，1930年巴黎版。

^⑦“Existence et Objectivite”，見《形而上學與道德》雜誌，1925年版，第175-195頁。

傳播很廣。應該說，他的哲學對他的一些同代哲學家以及他之後的一些哲學家都產生了很重要的影響。

首先應該指出，沙特是一個哲學家。他把哲學當作干預人生、干預社會的鬥爭武器。有人過於武斷地說沙特的存在主義是東拼西湊的「大雜燴」，這是不公平的。沙特本人受過系統的哲學教育，有紮實的哲學史根底，他的哲學體系是在這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誠然，與一些「正統」哲學家相比，他的哲學帶有濃厚的個人感情色彩，邏輯推理缺乏嚴格性，甚至有前後矛盾、不能自圓其說之處。然而，沙特的存在主義仍應是一種哲學，它有着自己的理論淵源、精神先導，從它的出發點出發，發展思路是清晰的，其論述也是可分析、可理解的。對沙特的存在主義，無論國內還是國外，評論都是褒貶不一。每個人可以對它有不同的評價，但却難以否定它的存在、它在一定歷史時期所起的作用。我想起有人曾對畢卡索的繪畫不以為然，不無揶揄地說：「這些畫多稚拙，怎麼像幼童的初筆。」這裏，我不敢妄然從繪畫藝術本身評論畢卡索這位藝術大師的繪畫，但我却敢說，畢卡索的現代風格的繪畫是紮根於深厚的紮實的藝術基礎之上的，所謂的稚拙、怪誕中蘊涵着畫師的藝術功底，飽含着作者體驗的艱辛，這也正是畫家的魅力所在。當我們欣賞《格列尼卡》這幅畫上那一個個變形的人物的形態時，會產生怎樣一種心靈的顫慄啊！沙特的思想最初的影響就與這形似稚拙、怪誕的現代繪畫相近。沙特哲學的魅力來自一種精神：它貌似悖論的論述實際是要說明世上絕沒有什麼絕對的價值，人應該自己創造自己的存在，應該從世俗的安之若素的沉夢中猛醒過來，去進行選擇，去介入，去干預。當人們讀到他的對人的存在、對人的自由的論述，讀到他筆下精神扭曲了的洛根丁的形象時，難道不是也會產生一種心靈的

顛慄嗎？這種精神集中體現了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和理論傾向。與沙特同時的梅洛·龐蒂、阿爾貝·卡繆、西蒙·德·鮑娃等人雖然在具體觀點上和沙特有分歧或差異，但都具有沙特的這種精神：否認絕對，不斷地創造存在，不斷進行自由選擇。例如基督人格主義代表人物慕尼埃（Mounier 1905-1950）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進步知識分子的傑出人物。他致力於把基督教與社會主義結合起來，恢復人的本性與尊嚴。而在特殊的歷史時期，他深受沙特思想的影響^⑧，轉向反抗的行動。他積極參加抵抗運動，創辦《精神》雜誌，用筆進行宣傳和戰鬥，他的人格主義精神與存在主義精神合流了。

沙特思想較之同代其他一些屬於存在哲學範圍的思想家傳播更為廣泛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哲學的社會性。他直接師承現象學大師胡塞爾和德國存在主義大師海德格。但是，他激進的政治立場及文學浪漫氣質使他的哲學具有獨特的風格，也可以說，是他使存在主義成為一種運動。其實，從純哲學的角度看，他對現象學、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和研究都遠遠不如梅洛·龐蒂等人。梅洛·龐蒂與沙特相比，是真正的現象學的繼承人，他是「名符其實」的哲學家。他的「含糊曖昧」的哲學對意義的產生和理解的研究，對以後的結構主義與解釋學都有影響。他的哲學推理的深度，他的思辨邏輯性顯然都高於沙特，在純哲學學術範圍內，他也應比沙特略勝一籌。但是，他和其他一些法國現象學存在主義者的政治立場沒有那麼偏激，在人與世界的關係、人與他人的關係問題上也沒有沙特那麼絕對，他的哲學顯現出一種溫和的面貌。這就與沙特的風格截然不同。梅洛·龐蒂的社會影

^⑧ 慕尼埃著有《存在主義入門》等書，對存在主義進行過較深入的研究。

影響之所以遜於沙特，除了他壯年早夭外，這種溫和的態度不能不是一個重要原因。可見，沙特的影響不是純哲學性的，他的影響更多是社會性的。他把純哲學研究擴大到人類存在的外在方面，與政治、文學藝術等結合起來了。

50年代末以後，存在主義影響逐漸減弱。然而，沙特精神的影響並沒有消失。60年代以來在法國興起的結構主義、解釋學以至新哲學的一些代表人物，他們的理論往往與沙特的大相逕庭，有的甚至就是在對沙特理論的分析和批判中形成的。然而他們中的很多人都繼承了沙特的精神，他們置身於時代的洪流中，與時代的脈搏息息相通，有一種頑強地表現自己、改造世界的渴望。如果我們細讀德勒茲、德希達、李維史陀、李歐塔乃至格魯克斯曼等新一代思想家的著作，就會發現這種非純哲學的精神的體現。說到沙特的影響，首先應該談及這種精神。也許正是這種精神使沙特在法國思想界享有崇高的地位，無論是反對他的人還是崇敬他的人都無法否認他是一個不能不重視的偉大學者。他是時代的見證人，他的思想內涵遠遠超出了哲學界。也正因如此，研究法國當代哲學，要了解法國當代思想的演變就不能不談到沙特。為此，本書力圖客觀地向關心沙特的朋友們介紹他的基本思想，以期在了解他的思想及其本人各方面的情況的基礎上，能對他做出實事求是的評價。

願筆者的希望能夠實現。



第一章

生平和活動

一、我的生命是從書開始的

1960年，沙特發表童年自傳《詞語》（*Les Mots*）。這部文筆流暢、優美的著作，是我們研究分析沙特思想發展的極重要的材料。在這部著作中，沙特細緻地描述了他的童年生活，他運用業已形成的存在主義觀點分析他的童年，指出他的思想與他童年經歷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回顧他是如何走上寫作之路的。如果我們注意一下沙特有關自己生平的許多談話或筆述，就會發現：他很少涉及少年及成年之後的個人生活，他經常談到的還是他的童年。

沙特曾說過：「我憎恨我的童年，憎恨由它而來的一切……」^①我們可以由此開始對他的生平進行考察。

沙特憎恨他的童年，首先是因為，他認為「人的童年造成了不可超越的偏見。」^②他認為他的童年造就了他生命的不可逾越

① 沙特：《詞語》（*Les Mots*），伽利瑪出版社，1964年，第137頁。

② 沙特：《辯證理性批判》，伽利瑪出版社，1960年，第46頁。